

成语典故里的 运城

司马光砸缸：一位政治家的韬略初现

□记者 薛丽娟 文图

《司马光砸缸》的故事在中国流传极广，堪称教育孩子勇敢、冷静与负责的经典范例。

据《冷斋夜话·活人手段》《宋史·司马光传》记载：司马光，字君实，六岁起随父读书，七岁便能背诵《左氏春秋》，且通晓其要义。公元1026年的一天，他与几个孩子一同玩耍，一个孩子调皮，爬上水缸后失足掉入水中，怎么也爬不出来，眼看就要溺亡，其他孩子都惊恐地跑去找大人。紧急关头，司马光急中生智，从地上搬起一块大石头，拼尽全力向水缸砸去。水缸竟被砸破一个洞，孩子随着水流涌出，得以获救。司马光幼年时便展现出扶危救难的机智果敢，在宋代京城开封、洛阳一带，《小儿击瓮图》广为流传。

见义勇为、救童砸缸的故事，所蕴含的启示简单而深刻。其一，彰显出司马光良好的家风家教，其父母教子有方，使他自幼便有担当。其二，体现出其从容应对、设法解决问题的能力，足见一个孩童的非凡魄力，这般遇事不慌不忙的品质，预示着其长大必成大器。尤为重要，他不遗弃同伴、勇于助人的精神，值得永远传承弘扬。故而时至今日，这个故事依然是孩童成长中的一堂必修课，激励着孩子们在面对困难和问题时，勇于担当、善于思考。

这则典故的主人公司马光的祖籍便在河东夏县涑水乡，即现今的夏县水头镇。其墓地就在这里的鸣条岗上。



◀ 河东成语典故园「司马光砸缸」雕塑

司马光不仅因砸缸的故事妇孺皆知，还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、史学家及文学家。他一生笔耕不辍，著作等身，涉及经、史、乐、天文、律历、书数等诸多领域，对宋朝的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其著作《资治通鉴》与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并称为“史学双璧”，地位举足轻重。他历任四朝，官至宰相，逝世后不仅国礼厚葬，还被追封太师、温国公，谥号文正。要知道，文正可谓是文人做官的最高级别封号。

在司马温公祠内，存有一通杏花碑，就是当年宋哲宗为表彰司马光的高风亮节与卓越功勋，钦命大学士苏轼撰写碑文，并亲自书写碑额，将其竖立于墓前的。碑文详尽地叙述了司马光的一生及其家世，这是苏轼的经典楷书佳

作，也是目前保存的苏轼所撰碑文中字数最多的真迹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。

祠内还设有余庆禅院和涑水书院。那年，英宗皇帝准备大兴土木，司马光直言进谏，建议将钱财用于强军及抚恤朝臣。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，在朝臣的祖茔修建佛院，让驻院僧人耕种周边的田地，帮忙为在外的朝臣尽孝。皇帝也派人在司马家祖坟处修建了佛院，并赐名“余庆禅院”，寓意“积善之家庆有余”。

书院的来源，则是司马光目睹乡民生活艰苦，子弟无学可上，便将皇帝的赏赐捐赠给家乡用于兴办教育，为贫困学子提供免费教育。此书院被命名为“涑水书院”，世人也称司马光为涑水先生。

以上种种，可见司马光身上始终存在的砸缸魄力和救黎民于水火的初心。

世人大多知晓司马光耗费19年编纂《资治通鉴》，是为帝王治国编写的教科书，然而鲜有人了解司马光所著的《家范》。这是一套从治家进而匡正天下的典范之作，着眼于每个家庭的教育，为家庭中不同角色的人提供行为准则。在司马光眼中，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，若要治理好国家，首先必须管理好自己的家庭，齐家是实现治国的基础。

近年来，夏县以司马温公祠为依托，将廉洁文化与文旅阵地有机融合，以景述廉、以史说廉，全力打造“清风之旅”。这是7岁便因破瓮救友而声名远扬于京洛的机智少年；是编纂史学巨著《资治通鉴》的杰出史学家；是直言进谏、坚决推辞赏赐的高洁之士；是节俭办理丧事、典卖土地埋葬妻子的清廉之臣……司马光的品德正如其字“君实”、其号“文正”一样。

司马光自我评价：“平生所为，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。”无论是为官、治学还是处世，他始终坚守初心，一生正直坦荡、忠心耿耿地报效国家。

纵观司马光的一生，从机智冷静的少年天才到历经四朝的重臣元老，所达到的人生高度绝非一蹴而就，背后少不了勤奋好学的日夜苦读，少不了宦海沉浮的坎坷历练，少不了始终如一的为国尽忠之心。由此可见，《司马光砸缸》不仅是一则简单的儿童故事，其深层蕴含的宝贵品质才是重点所在。司马光凭借过人智慧、高尚品德与不懈努力谱写的成长篇章，对后人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和意义。

坐拥书城

□吴晓妮

文学创作者皆有文学故乡，莫言的山东高密，陈忠实的关中白鹿原……故乡不仅为创作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写作素材，还潜移默化了创作者的价值取向，无形中成为他们文学创作围绕的核心。

读到李立欣老师的作品是无意间的事情。似乎在遣词造句的个性之外，他的作品还多了地方语言的风味、地域文化的特色和生活细节的感喟，正是这些方面形成了李老师作品的独特之处。也恰是这种独特使我的阅读由无意成为有心，我在思考，李老师的乡土散文是否也有绕不开的故乡情缘。

一篇《家在孤山下》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这篇文章不仅写到了家族文化传承和地方根脉延续，似乎也有我要的答案。

李老师先从大处着眼，交代了孤山的地理方位及带给周边居民的心理依靠。再从小处落墨，写自己的先祖崇德向善，用身家性命做赌注，赢得了一桩麦，也赢得了在蕞尔小庄传宗接代、瓜瓞绵绵的根基。无论身在哪里，孤山都是让他们心心念念的精神寄托，扎根在他们的灵魂深处，日益增长、粗壮繁茂。在对孤山季节性的风景描述中，融入了祖母对祖父的牵挂。祖母望祖父，其实就是在看云、看孤山。这样的孤山很亲、很美好，又很诗意、很高大。

李老师并没忘记写自己与孤山的情缘。甘甜的山泉水煮羊肉、滋润的白水杏、汇聚山水灵气的孤山梨、孤独苍老的

一座山与乡土散文

槛泉塔……陪父亲登孤山，目之所及是孤山的美好和见山非山的幻觉，心之所想是孤山的文化和山终为山的定式。孤山在这时已与李老师完全融为一体，形独而孤的沉稳、古色古香的声韵、炊烟袅袅的浪漫、风雨山水的习俗和岁月流年的记忆。文章最后，李老师从我之家园，化而为一域之精神，写到孤山不论何时何地，都能引起身在故土或远在他乡河东人的精神共鸣。

孤山周边居民有史以来自然形成晋南方言，李老师在文章中多处使用，这更容易拉近读者的心理距离。俗话说“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”，异域他乡判断老乡的典型标准就是浓浓的乡音。方言俗语成了维系乡情的第一纽带，让晋南人在文字里找到了心理归属。收麦子不说“割”说“po”，“池塘”叫“池泊”，“毛毛雨”叫“蝇目雨”“旱虫尿”，雨下不停叫“丝蔓”……李老师还专门为方言写了篇文章《会写运城话，谁敢说你没文化》。

散文语言的冲击力很强，一方面缘于文中方言俗语的使用，还有动词的准确使用，比喻的巧妙绝伦。李老师写萝卜馅：“壮壮的几条萝卜洗了，木杈子擦了，开水过了，然后用笊布挤了水，搅上葱油、面酱……”寥寥几个动词，将做菜程序一一道来，有鲜活的直观感。他形容油卜凉粉的蒜香味“像贼一样，见缝就钻，弥漫了八丈远，缠着你的鼻子就不走”，辣椒炒葱“像明月配清风，蓝天搭白云一样”。这些比喻明白如话，真实接地气，让人看后会心一笑。

语言的冲击力还体现在书面语的巧妙运用。同构句的连续出现，具有排山倒海之势，造成纵横捭阖的效果。李老师写南山的风，“常常吹散了星空，吹皱了灯火，撕碎了宁静，恐吓着夜色”，一系列排比写出了南风的强劲有力。写戏与百姓生活密不可分，“吃饱了唱戏，饿了想戏。闲了放开嗓子吼两句，忙了直起腰，缓口气就在肚子里哼。喜欢了就唱，不喜欢了就听”，句子自带节奏，别有一番风韵。

方言是俗世烟火，是环绕着孤山的不变乡情，而书面语是精神追求，是如孤山历史般厚重的文化。李老师在俗世烟火里，藏匿着生活的真相，坦荡自在，无拘无束，同时又扒开生活细密的纹理与琐碎，于日常中搜寻制造出美感和趣味。读书的过程，仿佛打开了一轴晋南生活的风俗画卷。

生于斯长于斯的晋南百姓不管生活如何困苦艰难，都能把日子过成花儿，让每一个节令活色生香。不变的口味，不变的喜好，其实是一种不变的习俗，一家人把“猪头肉”与“年”捆绑在一起。当烧毛燎焦的滋滋青烟像丝针一样窜入鼻子，眼前便有了年的滋味。“过年嘛，就是过那个麻烦劲”，一系列繁琐复杂的程序是祖父和伯叔给“年”加上的有滋有味的佐料。一篇《吃在后半年》，更是把寒冷的冬天吃得大汗淋漓。作品从冬天的“冷”入手，一个“熬”字把后半年的日子拉得很长。序幕拉开，就是各种农家特色菜的尽情展演。李老师不徐不疾，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，用他的生活经历和细心观察，带

读者或回味、或认识北方农村有滋有味的冬天。

非细节无以感人，非寻常无以动人，李老师抓住了一个个为常人所忽略的生活细节写他的心头明月——舅厦奶。小时候舅厦奶给他暖手暖脚暖衣服，如今是他去温暖舅厦奶略显僵硬和微凉的手；小时候舅厦奶在煤油灯下给他剥石榴，如今剥石榴的人换成了他……这些生活细节穿越时空，在两代人之间交互存在，如蒙太奇的画面，让读者体会时光流逝的感伤。两两对照的细节，李老师并没有用固定的格式、相似的结构，而是用随意的笔触深入读者心灵，唤醒记忆，同频共振，获得共鸣！

李老师写地方风味，写饼子、洋槐花，写熬菜、猪头肉，写出孤山一带的风俗和饮食习惯，在民以食为天的普适认同里打造饮食文化的心理认同。

李老师写地方风物，写老巷、关帝庙，写灶火、日历牌，写油灯、下雨水，通过书写地方风物和生活，追忆流金岁月，写出他留给后人的时光念想。

“运城是以孤山为中心的一座旋转舞台，孤山以其风姿绰约、雄伟苍凉的气象充作了舞台的背景。”岁岁年年，孤山成了运城人眼里的世界，孤山根魂已经融入李老师血脉，深入其骨髓，成了一部封存记忆，而乡土散文创作恰是对记忆的激活、唤醒和点燃。他爱这一方土地，爱这土地上的一切，故细心察之，用心品之，深情记之，执笔出之，形成创作风格独特、内容地道的《南风薰兮》。